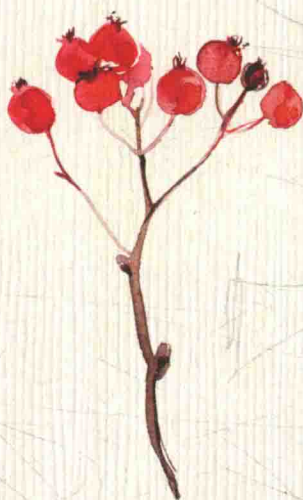


鄂尔多斯之恋 (下)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六十年创作精华

我相信，

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

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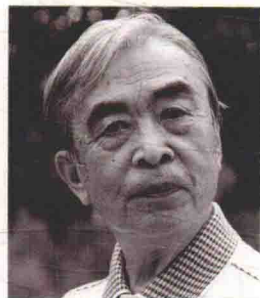
寻找的那种大爱。

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

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

始终都在沿着

语言艺术轨道前行。



第十六章

吴千里家。深夜。

吴大宝：“梅伯伯自杀了？这不可能！他在哪？”

梅国选：“在医院。”

吴大宝：“你带我去！”他拽着梅国选奔下楼去。

梅国选、吴大宝骑着车在小巷中疾驶而去。

他们在医院门口下车，冲进医院，穿过走廊，砰地推开急救病房。

他俩冲到病床前，床上睡的不是梅教授。

他们离开病房，直奔医生值班室。

吴大宝：“请问，急救室的梅教授？”

值班医生：“梅教授？”摇摇头，“噢，你是说那个美国特务吧？去太平间找找看，说不定在那里。”

吴大宝：“你们没有抢救？”

值班医生：“一个美国特务抢救什么？最高指示：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

吴大宝：“你！”攥起拳头要冲过去，被梅国选拽出值班室。

太平间。

太平间人满为患。

梅国选，吴大宝皱着眉头一一看过，却没找到梅教授尸体。

吴大宝问看守人：“梅教授呢？”

看守人：“教授？我这儿可没有什么教授。”

梅国选：“他姓梅……”

看守人：“啊，姓美，美特，对对对，送过一个美特。”

吴大宝：“人呢？”

看守人：“这还用问吗？送火葬场啦！最近那儿日夜加班，弄不好还得排队等着烧哪！”

吴大宝、梅国选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他们相对默然。他们走出医院。

他们骑车行驶在寂静的林荫路上。

吴大宝：“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梅教授真的自杀了。”

梅国选：“他是死了……是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吴大宝：“不，他那么乐观，不会轻易去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梅国选：“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斗了两天两夜，不给他饭吃，不让他睡觉，叫他交代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吴大宝：“他交代了吗？”

梅国选：“没有……”

吴大宝：“你在场吗？”

梅国选默然。

吴大宝：“梅国选，我在问你！当时你在哪？”

梅国选：“我一直在场。”

吴大宝：“你做什么了吗？”

梅国选：“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跟着喊喊口号。”

吴大宝：“就这些？”

梅国选：“还有。”

吴大宝：“还有什么，你快说呀！”

梅国选：“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前，爸爸都没承认。红卫兵叫我反戈一击。”

吴大宝：“你怎么说？”

梅国选：“我说，我说……”

吴大宝：“你说什么？你说他不是？你说你……不知道？”

梅国选：“我说……我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特务。”

吴大宝一拳把梅国选从车上打到地下：

“浑球！你是个浑球！”

吴大宝跳下车，揪着倒在地上的梅国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梅国选：“当时压力很大，不这样做就前功尽弃了，不如……逢场作戏……”

吴大宝：“逢场作戏？这戏是这么好做的吗？”

梅国选：“没想到，没想到……”泪下。

吴大宝：“没想到戏票的价格这么贵，要付出生命作代价！是不是？”

梅国选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火葬场。

大门紧闭。

吴大宝敲门，再敲门，最后用拳头擂起来。

这才有一个老头打开大铁门上的小门：

“做啥做啥？送死人也有个时间，我们是八点上班，阿晓得？”

梅国选：“我们来领骨灰。”

老头：“谁的？”

梅国选：“梅林。”

老头：“政治面貌。阶级成分。”

吴大宝：“谁的？死人的活人的？”

老头：“当然是死人的啦！”

吴大宝：“他是个大学教授，叫梅林。”

老头：“大学教授？政治面貌肯定好不了！叫什么来着？”

梅国选：“叫梅林。”

老头：“哦——就那个美特！”

梅国选：“有骨灰吗？”

老头：“没有。”

吴大宝：“是不是没烧？”

老头：“烧了。”

梅国选：“烧了怎么会没有骨灰？”

老头：“噢，我们把十几个反革命一起，纸船明烛照天烧了！这才叫送瘟神嘛！”

吴大宝：“亏你们想得出来！集体烧也得有骨灰吧？”

老头：“哦，想起来了，一个老太和一个小姑娘已经装了一瓶子骨灰走了。老太太一边装还一边唱一支什么歌，鸽子长鸽子短的，真是西洋外国事！收骨灰还要来一点四旧！”

梅家。

梅师母哆哆嗦嗦地从玻璃瓶中将骨灰倒进一个雕花紫檀木盒里。

她把紫檀木盒放在钢琴上：

“梅林，让我再给你弹一支曲子吧！你最喜欢的……”

她弹出了《鸽子》的前奏，每一个音符都浸染着痛楚和悲伤，然后，她凝眸紫檀木盒轻轻地唱起来，直到泪流满面，难以为继：

当我离开了亲爱的故乡，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悲伤……

她捧起紫檀木盒走到楼下。

院子里，梅兰已在树下挖好一个坑。

梅师母捧着紫檀木盒慢慢跪下，把盒放进土坑里：

“你太天真，太善良，那就跟天真善良的鸽子做个伴吧……我会每天弹琴给你听的。你寂寞的时候，我会唱我们的老歌的……好吗？”

梅国选从外面进来，吴大宝跟在后面。

梅师母：“……没想到，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成了你的，你的……掘墓人。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儿子了。”抓了一把土，轻轻撒在紫檀木盒上。

她哭了。

梅兰跪下一捧一捧地向坑中洒土。

坑已填满，梅兰用手拍实。

梅师母忽然大笑着站起来：“掘墓人！掘墓人！”直奔梅国选，“下一个轮到谁了，你该做我的掘墓人了吧？啊哈哈……”

梅师母向梅国选脸上唾了一口，又扇了他一记耳光，转身向楼里走去。

梅兰不屑地瞟了梅国选一眼，跟着母亲去了。

高中大操场。

操场检阅台正在表演造反歌舞。一群红卫兵撸胳膊挽袖边唱边跳：

革命的你站过来，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于是围观红卫兵纷声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台上的表演因此更加意气风发：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斗他妈的争！
杀！杀！杀！

梅国选站在人群最后面观看，忽然有人喊他，他一激灵，转身一看：“苏红？是不是……我该……滚他妈的蛋？”

苏红：“不，你表现不错。反戈一击，置敌人于死地。说明你已经站过来了。”

梅国选的脸色忽然变得十分苍白，略顿片刻，才结结巴巴地：

“……站，站，站过来了？”

苏红：“你已经跟特务老子彻底划清了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了。”

梅国选：“我真的……站到了……革命路线一边？”

苏红：“司令部研究了你的表现，认为你已经背叛了反动阶段，把美国特务打进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决定吸收你做一名光荣的红卫兵战士。”

梅国选又打了一个激灵。

苏红：“从现在起，你要随时准备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前辈留下的红色江山！”拿出一个红袖章给梅国选带上。

梅国选的脸由白转红，额头上大汗淋漓。

苏红：“三天以后，你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接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检阅。”

梅国选：“到北京？这是真的？我要……我要见到毛主席了？！”

苏红：“百万红卫兵进京，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梅国选转过身去，疾步向前，在一棵大树下停住，倚在树上：

“这么说……我这掘墓人……没白做，没白做？”他嚤嚤地哭泣起来，伏在树干上抽动着肩膀。

珠江路旗帜商店。

吴大宝走进商店：

“我的袖章印好了吗？”

服务员：“是独立寒秋战斗队吧！”

吴大宝：“对。”

服务员拿出一大抱印好的袖章，熟练地从中抽出“独立寒秋战斗队”红卫兵袖章：“给。”

吴大宝数了数：“没错。”

服务员：“三五—十五，一块五角钱。”

吴大宝付钱后离店，抽出一个袖章戴在右臂上，边走边欣赏，继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走了。

高音喇叭里革命歌声豪气冲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咳，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

精神病院。

梅师母面对铁栅门外面的梅国选：

“你是谁？”

梅国选戴着红袖章：“妈妈，我是你儿子。你看，我终于戴上了红袖章。”

梅师母退缩两步，闭上双眼：

“袖章？它是用血染出来的吧？那是用你爸的命换来的吧？不，不！护士！护士！你让他走！他不是我儿子！他是刽子手！他是……掘墓人！”

梅国选：“妈！我进步了，你不高兴吗？”

梅师母咯咯咯地笑起来：“进步！进步！哈哈，哈哈……”

吴大宝从外面进来，摘下了红袖章。

梅师母：“护士，把他撵走，我的儿子来了！他才是我的儿子！”从铁栅门里伸出双手里紧握住大宝的手。

梅国选垂下头去，转身走了。

梅师母：“大宝，我总算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叫我一声妈妈？”

大宝腼腆地垂下眼睑，嗫嚅片刻，才叫了一声：“妈……”

梅师母眼中盈满泪水：“孩子，他们都说我疯了，你说我真疯了吗？”

大宝摇头：“不，没有……”

梅师母：“对。不是我疯了，是说我疯的人疯了，是把我们当成坏人的人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

大宝想起前些日子在学校操场上练虎伏，他曾看到人们头朝下在路上走，在球场上跑……

大宝：“梅师母，我真希望有你这么一个妈妈……”

梅师母：“既然你认了我，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梅兰。她可是你妹妹，我把她托付给你了！”

大宝：“放心吧，我一定照看好我的小妹……”

梅家。

大门虚掩着。

吴大宝推开大门，便朝梅兰的楼窗喊：

“梅兰！梅兰！你下来！下来呀！我成立了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我发展你做队员，你也是红卫兵啦！”

他十分兴奋，边走边说，上了楼梯。

梅兰的房门也留了一条缝。

吴大宝：“梅兰！梅兰！为什么不理我？那、那、那我就闯你的闺房啦！”慢慢推开房门，走进房间。一切如前，只有白纱窗帘在风中轻轻飘动。

大宝走到写字台前，只见一只洋娃娃压着一封信。他当即拿起信笺……

梅兰的画外音：

“大宝：几天之内，我的家不存在了。爸爸死了，妈妈疯了，哥哥变成了陌生人。我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一片废墟上，我的心也变成了废墟。我什么都没有了，就连眼泪也干了。只有你，比哥哥待我还亲，可是两个狗崽子待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呢？如今，登上月球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梦，可我还是要飞。我要看自己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大宝，你又笑我在搞飞翔的乌托邦了吧！可那总比匍匐在别人脚下，乞求恩赐乞求施舍要好得多吧？大宝，我走了，我去飞翔了。不要找我，你终将发现，寻找梅兰是徒劳的，那是一个寻找的乌托邦。再见。

梅兰”

读完信，大宝飞步下楼，冲出大门，箭似的射出小巷，在马路边跳上一辆已经开动的公共汽车，双手吊在门上……

大宝在火车站前下了公共汽车。

在候车室门外，他戴上了红袖章。

他在乱哄哄的候车室里找了个遍，未见梅兰的踪影。

他跟着一批红卫兵通过检票口，挤挤碰碰地上了天桥又下了天桥。

在月台上，他向列车的每一个窗口探寻张望，忽然看到梅兰的面影一闪，便大叫：

“梅兰！梅兰！是我！吴大宝！”

梅兰的面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列车开动。车门已关。大宝用拳头猛敲车门却没敲开。

他纵身跳进一个敞开的车窗，上身进去了，屁股和腿却留在车外。

列车带着半进半出的吴大宝缓缓开出南京站，然后渐渐加速前进。

《红卫兵战歌》令人震耳欲聋：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列车上。

车厢里塞满了红卫兵。过道上站得满满的，座位之间也站着人，座位下面，行李架上，躺着的、坐着的、顶着的、拧着的、贴着的、扛着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

大宝几经努力，下半身仍在外面。他上身趴着的小桌前挤着三个人，大宝请他们让一让，他们却无法动弹。最后，用力一耸，一缩，才使下半身进入车厢，像虾米一样蜷在小桌上。

他舒了口气，猛地站起来，头撞在了行李架上，撞得眼前直冒金星。

他一面揉着脑袋一面向车厢两侧张望。

行李架上有人打趣：

“哥儿们，你这‘独立寒秋战斗队’出师不利呀！”

人们哄笑起来。

大宝没有看到梅兰，便蹲下来，蜷缩在小桌上。

不知谁放了一个长而婉转的屁。

座位下面的人叫起来：

“哎哎，你撞头不碍我事，放毒气弹我们在底下的人可吃不消！”

大宝：“谁放毒气弹了？不要瞪着眼瞎说好不好？”

座下人：“放毒气弹的不是你，是王八蛋！”

座上人猛踹座下人一脚：“滚你妈的！你才是王八蛋！”

座下人将座上人拽下座位，对身旁几个同伙：

“来，给我教训教训这个放毒气的小子！”

谁知座上人也有同伙，也不甘示弱，于是一场混战打得鸡飞狗跳。

这时，一个女红卫兵高高地站在座椅上，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共同学习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座下人指着座上人：“战友们，他是我们的敌人，打呀！”

座上人的眼眶被打得乌青：“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战友们，打倒这个满嘴喷粪的家伙！”

两伙红卫兵扭卷在一起，厮打着，喘息着。

座上人一伙渐处劣势。

座下人便大叫：“宜将剩勇追穷寇，打！”

座上人顽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于是，新一轮混战又开始了！

大宝在混战中被误打几次，只好两臂拉着行李架，像人猿泰山一样荡到对面小桌上，蜷缩在那里，沉思地望着硝烟四起的战场。

车厢喇叭响起歌声：

工农兵心最红。

革命路上打先锋……

大宝的画外音：“那个年代，屁大的事就会引发一场混战。我看不出，这场大革命到底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也许，在不断让无知者和愚昧者手足相残这方面，它才真正是史无前例的……”

暮色苍茫时，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

红卫兵们纷纷从车窗和车门跳下月台，用行军壶在水池子前接水。接了喝，喝了再接。

每一个水龙头前都排起了长队。

吴大宝看到一个接水的女孩酷似梅兰：

“梅兰？！梅兰！”

他从车窗跳到月台上，找来找去，那个接水的女孩已杳无踪影。

车已开动，人们一窝蜂扑向列车。

大宝从车门往上挤，后面的人拥着他，前面的人顶着他。人们大呼小叫，骂骂咧咧，最后，大宝被挤到厕所外洗脸池的镜子边，半个身子紧挨着镜子，一动都不能动，转眼之间，他已是满头大汗了。

大宝：“我的天哪，气都要出不来了！车窗能不能开一下？”

“开窗？一开窗我们全都得挤到窗外去！”

大宝：“开条小缝行吗？我要憋死了…”

两个挤在窗口的红卫兵，把脸憋得通红，才把车窗开了条缝。

风一下子窜进来。

大宝长吁一口气。

周边的几个红卫兵叫起来：

“哈，好舒服！”

“这可真是英明决策！”

“再憋上两个小时，真要变成粉蒸肉了！”

紧贴大宝后背的女红卫兵咯咯咯地笑起来。

大宝感到了从脊背上传来的轻轻的震动。

他斜睨镜子，从中看到了她半侧面的轮廓线。看着看着，他越来越觉得她很像梅兰。

大宝：“梅兰！”他试探地轻轻叫了一声。

女红卫兵并无反应。

大宝：“梅兰！”他略微放大了嗓门。

女红卫兵仍无反应。

大宝用力扭动肩膀和臀部，才使自己转过身，以胸贴着女红卫兵的背：“嗨，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女红卫兵仍然不知道大宝在跟他说话。

大宝急了，抽出胳膊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女红卫兵转过头：“嗨！你认识我吗？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大宝：“对不起，真对不起……我热昏了头…把你看成……”

那女红卫兵扭了几下身子转过来，他俩的前胸贴在了一起：“你把我认成谁了？”

比大宝矮半个头的女红卫兵向上斜睨着他。

大宝：“一个……同学，我们……走散了。”他被她柔软的胸部顶得不自在，却无法退缩，便吸气收腹。那女红卫兵却在不觉间又填满了他们之间的空隙。

大宝发现她的胸部在轻轻起伏着，她的脸上也现出了诡谲的笑容。

女红卫兵：“你是哪个学校的？”

大宝：“金陵高中。”

女红卫兵：“那你一定是个白专典型。”

大宝：“为什么是白专？我是又红又专的……”

女红卫兵瞟一眼他的袖章：

“为什么是独立寒秋？你是跟老红卫兵唱对台戏吧？”

大宝：“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杀出来的。”

女红卫兵：“杀出来以后满世界找梅兰？”

大宝的脸腾地红了。

女红卫兵：“有点佩服我的火眼金睛了？”

大宝看了她一眼：“好好的眼睛，做啥要变成火眼金睛？”

女红卫兵：“金猴奋起千钧棒，才能横扫一切害人虫嘛！……哎，我的眼睛，刚才你是怎么说的？”

大宝脸又红了。

她柔软的前胸又在起伏不停。

大宝闭上了眼睛。

女红卫兵：“张开嘴！”

他张开嘴，睁开眼，只见一个面包已塞在他嘴里。

女红卫兵：“吃啊！果料的。还有葡萄干哪！”

大宝用力抽出胳膊，把手架在空中吃起面包来。

火车一个急刹车，女红卫兵往大宝胸前倾斜，一条胳膊顺势揽向他的腰间。

大宝浑身一激灵。

女红卫兵斜瞟了他一眼：“你的目的地是哪？”

大宝不语，最后反问：“你呢？”

女红卫兵：“咱们一起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怎么样？”

大宝：“我还……不一定。”

女红卫兵：“那你现在去哪儿？”